

中国古村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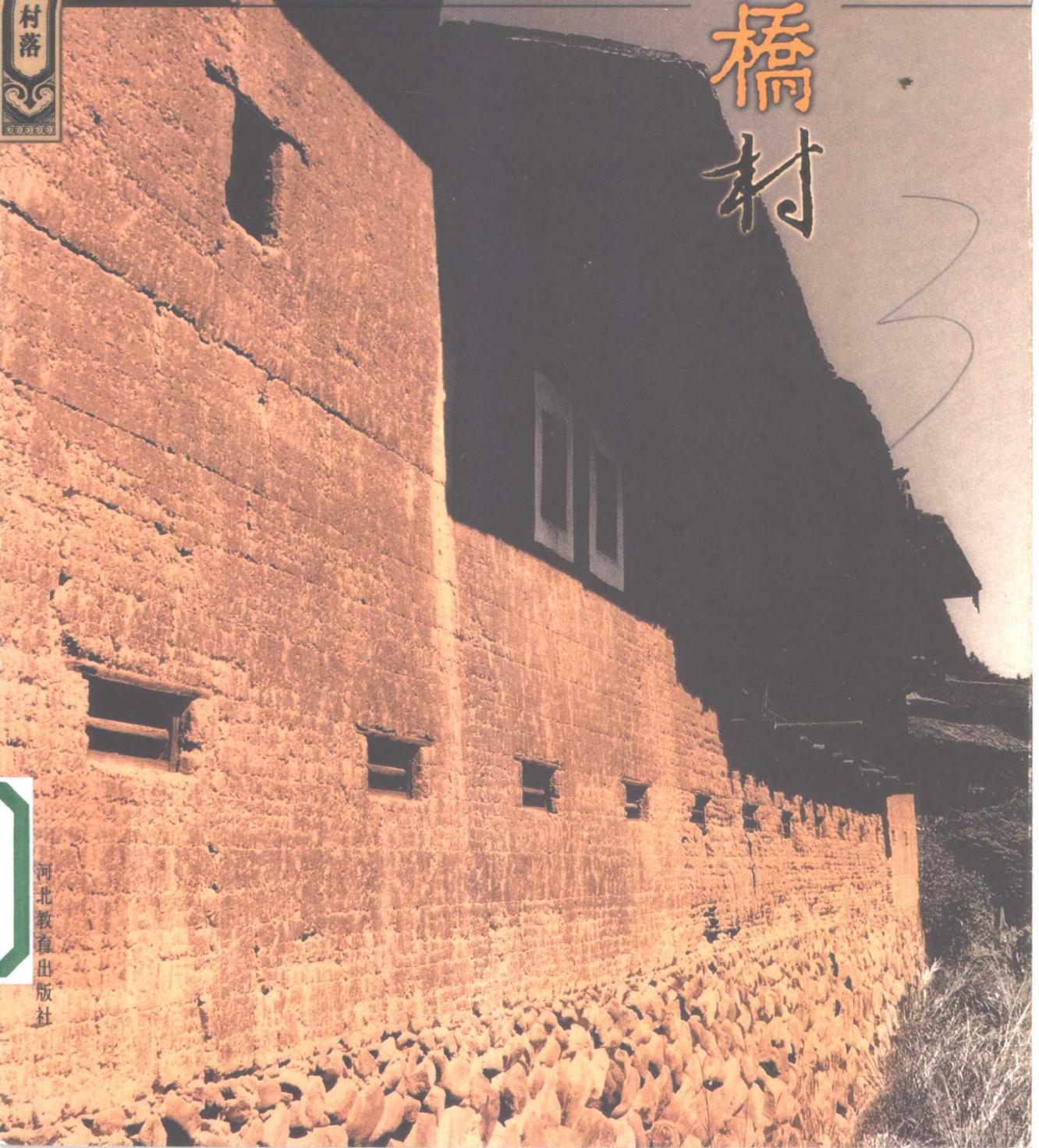


李秋香 撰文

ShiQiao

楼庆西 摄影

石橋村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石桥村 / 李秋香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5

(中国古村落 / 陈志华, 楼庆西, 李秋香主编)

ISBN 7-5434-4653-7

I . 石… II . 李… III . 乡村—建筑艺术—南靖县

IV . TU—881. 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2) 第023183号

丛书名 中国古村落

书 名 石桥村

作 者 李秋香

责任编辑 周蓓 刘辉

装帧设计 张志伟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深圳市(宝安)新兴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9.5

字 数 60千字 图片141张

印 数 5001-10000

版 次 2002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03年1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653-7/J.309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序

中国有一个非常漫长的自然农业的历史，中国的农民至今还占着人口的绝大多数。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基本上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的基础是乡村的社会生活。在广阔的农村里，以农民为主，加上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少数知识分子，一起创造了像海洋般深厚瑰丽的乡土文化。庙堂文化、士大夫文化和市井文化，虽然给乡土文化以巨大的影响，但它们的根扎在乡土文化里。比起庙堂文化、士大夫文化和市井文化来，乡土文化是最大多数人创造的文化，为最大多数人服务。它最朴实、最真率、最生活化，因此最富有人情味。乡土文化依赖于土地，是一种地域性文化，它不像庙堂文化、士大夫文化和市井文化那样有强烈的趋同性，千变万化，更丰富多彩。乡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还没有充分开发的宝藏，没有乡土文化的中国文化史是残缺不全的，不研究乡土文化就不能真正了解我们这个民族。

乡土建筑是乡土生活的舞台和物质环境，它是乡土文化最普遍存在的、信息含量最大的组成部分。它的综合度最高，紧密联系着许多其他乡土文化要素或者甚至是它们重要的载体。不研究乡土建筑就不能完整地认识乡土文化。甚至可以说，乡土建筑研究是乡土文化系统研究的基础。

乡土建筑当然也是中国传统建筑最朴实、最真率、最生活化、最富有人情味的一部分。它们不仅有很高的历史文化的认识价值，对建筑工作者来说，还可能有一些直接的借鉴价值。没有乡土建筑的中国建筑史也是残缺不全的。

但是，乡土建筑的价值远远没有被正确而充分地认识。一个物种的灭绝是巨大的损失，一种文化的灭绝岂不是更大的损失？大熊猫、金丝猴的保护已经是全人类关注的大事，乡土建筑却在以极



快的速度、极大的规模被愚昧而专横地破坏着，我们正无可奈何地失去它们。

我们无力回天。但我们决心用全部的精力立即抢救性地做些乡土建筑的研究工作。

我们的乡土建筑研究从聚落下手。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的乡民生活在特定的封建家长制的社区中，所以，乡土建筑的基本存在方式是形成聚落。和乡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相对应，作为它们的物质条件，乡土建筑包含着许多种类，有居住建筑，有礼制建筑，有崇祀建筑，有商业建筑，有公益建筑，也有文教建筑，等等。每一种建筑都是一个系统。例如宗庙，有总祠、房祠、支祠、香火堂和祖屋；例如文教建筑，有家塾、义塾、文昌（奎星）阁、文峰塔、进士牌楼，等等。这些建筑系统在聚落中形成有机的大系统，这个大系统规定着聚落的结构，使它成为功能完备的整体，满足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乡民们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需求，以及社会的制度性需求。打个比方，聚落好像物质的分子，分子是具备了某种物质的全部性质的最小的单元，聚落是社会的这种最小单元。我们因此以聚落作为研究乡土建筑的对象。这个研究目标本身规定了研究的基本方法，即以田野调查为主，结合文献考查。

乡土生活赋予乡土建筑丰富的文化内涵，我们力求把乡土建筑与乡土生活联系起来研究，因此便是把乡土建筑当做乡土文化的基本部分来研究。聚落的建筑大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我们力求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聚落的整体上，放在各种建筑与整体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放在聚落整体以及它的各个部分与自然环境和历史环境的关系上。乡土文化不是孤立的，它是庙堂文化、士大夫文化、市井文化的共同基础，和它们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乡土生活也不是完全封闭的，它和一个时代整个社会的各个生活领域也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力求在这些关系中研究乡土建筑。例如明代初年“九边”的乡土建筑随军事形势的张弛而变化，例如江南和晋中的乡土建筑在明代末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有很大变化，等等。聚落是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定形的，这个定形过程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我们也希望有足够的资料可以让我们对聚落作动态的研究。总之，我们的研究方法综合了建筑学的、史学的、民俗学的、社会学的、文化人类学的各种方法。方法的综合性是由乡土建筑固有的复杂性和外部联系的多方位性决定的。

因为我们的研究是抢救性的，所以我们不选已经闻名天下的聚落作研究课题，而去发掘一些默默无闻但很有价值的聚落。这样的选题很难：聚落要发育得成熟一些，建筑类型比较完全，建筑质量好，有家谱、碑铭之类的文献资料。当然聚落还得保存得相当完整，老的没有太大的损坏，新的又没有太多。从一个系列化的研究来说，更希望聚落在各个层次上都有类型性的变化：有纯农业村，有从农业向商业、手工业转化的村，有窑洞村，有雕梁画栋的村，有山村，有河边村；有马头墙参差的，也有吊脚楼错落的，还有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等等。这样才能一步步走近中国乡土建筑的全貌，虽然这个路程非常漫长。在区分各个层次的类别和选择典型的时候，我们使用了细致的比较法。就是要找出各个聚落的特征性因子，这些因子相互之间要有可比性，要在聚落内部有本质性，要在类型之间或类型内部有普遍性。但是，近半个世纪来许多极精致的或者极有典型性村子都已被破坏，而且我们选择自由度很小，有经费原因，有交通原因，甚至还会遇到一些有意的阻挠。我们只能尽心竭力而已。

因为是丛书，我们尽量避免各本之间的重复，很注意每本的特色。特色主要来自聚落本身，在选题的时候，我们加意留心它们的特色，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再加深发掘。其次来自我们的写法，不仅尽可能选取不同的角度和重点，甚至变换文字的体裁风格。有些一般性的概括，我们放在某一本里，其他几本里就不再反复多写。至于究竟在哪一本里写，还要看各种条件。条件之一，虽然并不是主要条件，便是篇幅。有一些已经屡屡见于过去的民居调查报告或者研究论文里的描述、分析、议论，例如“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之类，大多读者早就很熟悉，我们便不再罗嗦。我们追求的是写出每个聚落的特殊性，而不是去把它纳入一般化的模子里。只有写题材的特殊性，才能多少写出一点点中国乡土建筑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所以，挖掘题材的特殊性，是我们着手研究的切入点，要下比较大的功夫。类型性特殊性和个体性特殊性的挖掘，也都要靠细致运用比较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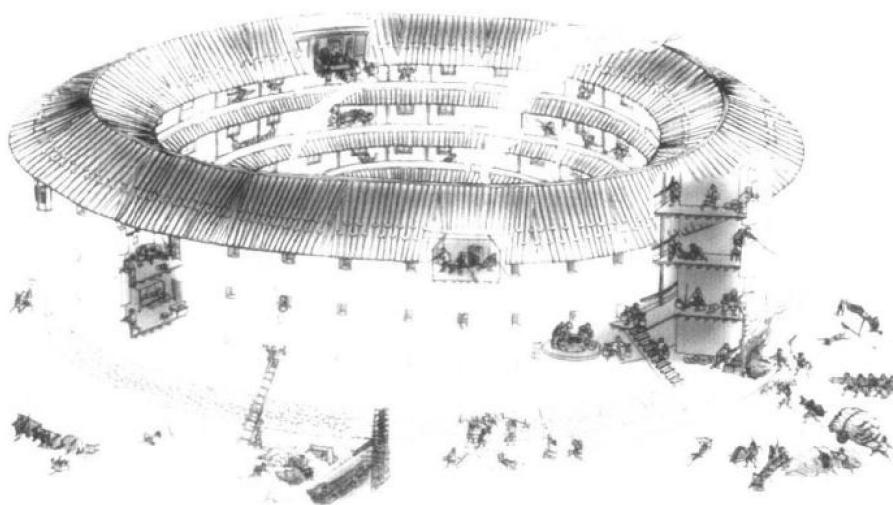
这套丛书里每一本的写作时间很短，因为我们不敢在一个题材里多耽搁，怕的是这里花功夫精雕细刻，那里已拆毁了多少个极有价值的村子。为了和拆毁比速度，我们只好贪快贪多，抢一个是一个，好在调查研究永远只能嫌少而不会嫌多。工作有点粗糙，但顾不得了，请读者理解原谅吧！



虽然我们只能从汪洋大海中取得小小一勺水，这勺水毕竟带着海洋的全部滋味。希望我们的这套丛书能够引起读者们对乡土建筑的兴趣，有更多的人乐于也来研究它们，进而能有选择地保护其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使它们免于彻底干净地毁灭。

陈志华

1998年春



目 录

引子 / 1

地理历史与文化源流 / 5

特殊的地理位置 / 5

建置与边疆开发 / 6

南靖的闽南人和客家人 / 9

海陆贸易、出洋移民 / 12

山深林密隐石桥 / 19

石桥的由来与家族血缘 / 20

家族及房派管理 / 26

村落选址与风水传说 / 32

村落的生成与发展 / 37

家族性集体住宅的形制 / 59

方形家族性集体住宅 / 61

外向的长方形家族性集体住宅 / 68

圆形家族性集体住宅 / 77

石桥的公共建筑 / 97

宗祠及其功能 / 97

学堂与读书 / 104

各类庙宇 / 108

家族性集体住宅的建造与施工 / 127

家族性集体住宅建筑的建造 / 127

夯土墙施工技术 / 132

后记 / 139

引子

近几年来福建的家族性集体住宅——土楼吸引了世界的广泛瞩目，不仅是建筑史学界的同仁对它们充满兴趣，中外旅游者也将它们视为难得一睹的天下奇观，连美国中央情报局都派人实地考察，看这些遍布中国福建南部山区的庞大建筑是否与军事设施有关。可以说，福建土楼建筑已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建筑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民俗学、军事学等等大批学者纷至沓来，研究成果精彩纷呈，大家都在试着解开这一道“谜”。

对福建土楼的研究，建筑界是先行者，在建筑界中黄汉民先生又是探索最早，著述最多的学者之一，此次又是他把我们领到了石桥村，希望我们以一个村落为“麻雀”，用我们多年来对乡土建筑特有的研究方法对福建土楼村落再进行深入解剖。黄汉民先生说，以往对



◎南靖县田螺坑方楼、圆楼建筑群



福建土楼建筑的研究，“建筑学者较多致力于基础资料的调查测绘，确实提供了第一手宝贵的实测资料，但还有待深入分析”。其他各科研究者由于出发点、侧重点不同，对建筑本身深入不够，而尽管它们包含多方面的信息，但其主体是建筑，诸多研究方向必须在建筑上汇总。乡土建筑研究正可综合各方之长，因为我们一贯的研究方法就是：以村落整体为对象，深入挖掘建筑内部以及周边环境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信息，在获取大量准确实测资料的同时，力求对村落建筑的历史文化背景进行深入透彻的分析。黄汉民先生要求我们做的正是这一点。

选石桥村作为研究课题也是经过反复比较的。石桥村地处漳州，漳州是福建家族性集体住宅最多、最古老的“根脉”之区，追根溯源自然要在漳州选点；石桥村所在的南靖县是客家民系和闽南民系混居的地区，两大民系都建方形和圆形土楼，正可分析探寻其中的关系；石桥村既有方楼又有圆楼，发育比较成熟，先方后圆，脉络也比较清晰，有利于比较福建土楼的多种形式，或许可能追溯它们的演变原因。

长期以来人们对遍布闽南各地的，方形和圆形的，家族性集体住宅都统称为“土楼”，其原因就是他们的外墙为夯土筑成，且又都是楼房，将这两个条件加在一起，便将这类住宅称为“土楼”了。其实“土楼”是一个十分模糊的名称，它既没有体现这种建筑本身或功能、或结构、或形制的个性特征，又将各地广泛使用的夯土作为其特征。概念的不清不利于研究，为此，在研究石桥村之前，我们先要对这类建筑进行准确的定义，然后再来讨论关于村落和方楼、圆楼的问题，那样就更清楚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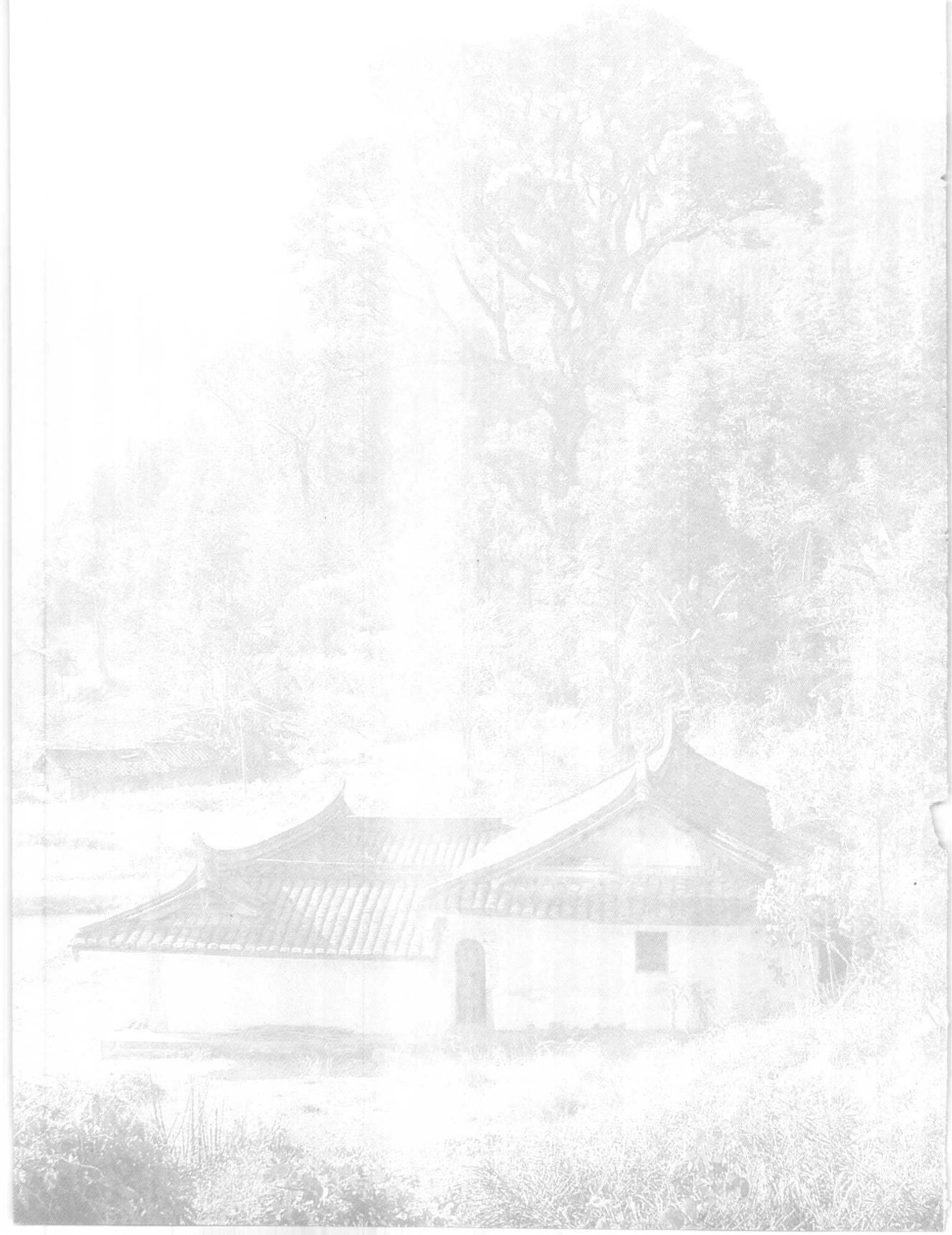
中国地域辽阔，东西南北地理气候、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各种因素也相差很大，因此作为一种经济文化综合体的建筑，在不同地区所使用的建筑材料、结构方式、空间形制也不尽相同，于是根据建筑在某一方面或若干方面的独特个性，就有了如四合院、三合院、围龙屋、一颗印、吊脚楼、竹筒屋、窑洞、筒子楼等建筑名称。这些称谓形象鲜明，听到名字就能大体知道建筑的某些基本特征。但“土楼”的名字虽然也说到了建筑的形制和材料，但这两点都不是它们本身独一无二的特点，尤其容易与具有这两种特性的大量其他建筑相混。比如说“土楼”是夯土的楼房，那么，不但福建有，江西、浙江、山西、河



◎砍下的毛竹运出去做建筑材料、运走前村娃们在竹堆中玩耍



北、河南、新疆等地也都有，而形制却大不相同。因此我们在对闽南地区的方形、圆形和长方形居住建筑调查之后，根据它们本身的特点给它们命名：即家族性集体住宅。方形楼称为“方形家族性集体住宅”，长方楼称为“长方形家族性集体住宅”，圆形楼称为“圆形家族性集体住宅”。当然这个命名也并不能完整地概括这些楼的特性，但至少包含了它的一个基本方面。不过，这名字太长，远不如“围龙屋”之类那么简洁，关于它的命名还需进一步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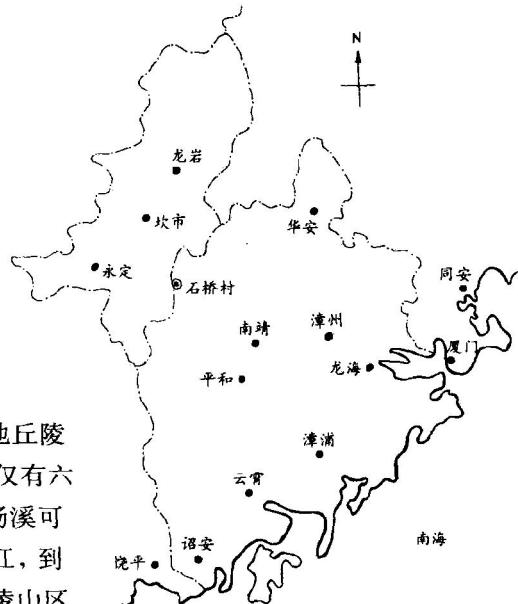


地理历史与文化源流

一 特殊的地理位置

石桥村位于福建省南靖县，自古属漳州管辖。漳州，东南临海，有福建重要的港口厦门港、漳州港，隔海与台湾岛相望，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漳州的西南与广东潮州接壤，西北则为福建龙岩的高山区。

南靖县在漳州市辖区的西部，境内峰峦连绵，山地丘陵约占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五。它虽不邻海，距海岸却仅有六十多公里，又有丰富的河网，其中从南靖县发源的船场溪可通航运，直到漳州，再进入福建南部最大的河流九龙江，到达厦门港。南靖县是一处从沿海到内陆，从平原到丘陵山区重要的过渡地带，是内陆下五洋远航的重要集结出发地之一。



◎石桥村地理位置图



◎由方楼、圆楼组成的石桥村落



自古以来，南靖作为海疆，战略防御地位十分重要，倭寇和太平军都曾侵犯过这里。

二 建置与边疆开发

远在一万年以前，漳州地区就已有人类的活动。《尚书·禹贡》称福建地区为“七闽”之地。当时的中原人对闽地的疆域和住民并没有准确的了解，“七闽”实际是没有确切含义的一个模糊概念。后来的学者“按图索骥”，称“七闽”是指福建地区的七个小国，又说是指七个种族，但一直难有定论，恐怕是太认真了。其实，“七闽”是泛指包括今福建全省及广东潮州和梅州的一片广阔的土地，当然还有生活在那里的种族众多的先民。

公元前334年，“七闽”以北的越国被楚国击败，越国瓦解，其中部分越人来到福建，与闽人结合，称“闽越人”。他们从事狩猎，是一个非常强悍的族群，常常以武力对抗封建王朝的地方政权，因此被称为“蛮獠”，大部分学者则认为他们是畲族的祖先。^[1]

秦统一中国后，设闽中郡。汉代封闽越国，漳州地区属当时的侯官县。宋代置福建路，元代置福建省，一直沿袭至今。尽管从秦开始就设立了郡国，但六朝以前中央政府派驻闽南的军队无力遏制“蛮獠”的势力，只能驻守在九龙江东北，“阻江为界，插柳为营”^[2]，与“蛮獠”久久相持。

唐代总章二年（669年），泉州、潮州、漳州一带“蛮獠啸乱”，唐高宗为平定乱事，巩固东南半壁，决心结束军事上长期对峙的局面，于是派归德将军陈政率兵三千六百名，前往七闽百粤交界的绥安县地方镇守。唐代仪凤二年（677年）陈政去世，其子陈元光袭父职，统率起一支近万人的队伍。在多年平乱的战斗中，陈元光认识到要平定这片远离中原、土广人稀的蛮荒之地，仅靠武功是不行的，还要进行文治。他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取得了军事优势，同时，开始对当地的少数民族实行长期的招抚、怀柔政策，争取少数民族归附。与此同时，陈元光又决定将军中五十八姓的将士全部落籍九龙江以南今漳州及附近地区，使这一带成为有史记载的北方汉族最早开发的沿海边疆重地。通过多年的民族融合，最终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不断出击，达到了统治整个闽地的目的。

[1] 何绵山：《八闽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漳州行政区域的历史演变》，陈再平主编，漳州建州一千三百年纪念活动筹委会办公室印行（内部发行），1986年12月。

[2] 引自《漳州简史》（初稿）陈再成主编，华安印刷厂承印，1986年12月。

在驻兵屯守期间，陈元光率领军民开垦荒地，推广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发展手工业生产，并鼓励人们经商。由于政治、经济的发展，交通业也逐渐发展起来。九龙江航道经过整治，上溯可直至宁阳、龙岩，山区的竹木也可漂流到下游需要的地方。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建立州一级地方政权的条件已经成熟。唐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年），经奏请武周皇帝批准后，在泉州、潮州二州之间，这块居住着曾被人称为“蛮獠”之地的地方，正式设置了漳州。陈元光被任命为第一任漳州刺史。漳州的建立加强了东南地区与中原的联系，巩固了大唐的东南疆域，也为漳州今后的开发和南靖设县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五代时，中原战事频繁，硝烟迭起，北方移民为避难大量拥入闽地，他们继续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使农业、手工业、商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据《漳州简史》载^[1]：“南唐保大十六年（958年）南番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的巨港）的镇国李将军就因为贩卖香药来到漳州，并建了一座普贤寺院。”漳州此时已成为不可小看的商贸中心。

北宋时期，福州路为管理方便，进一步增加了行政区划的层次，设立了福、建、泉、漳、汀、南、剑六州和邵武、兴华二军。南宋时期设一府、五州、二军，皆为同一级行政机构，共八个，故福建从此又称“八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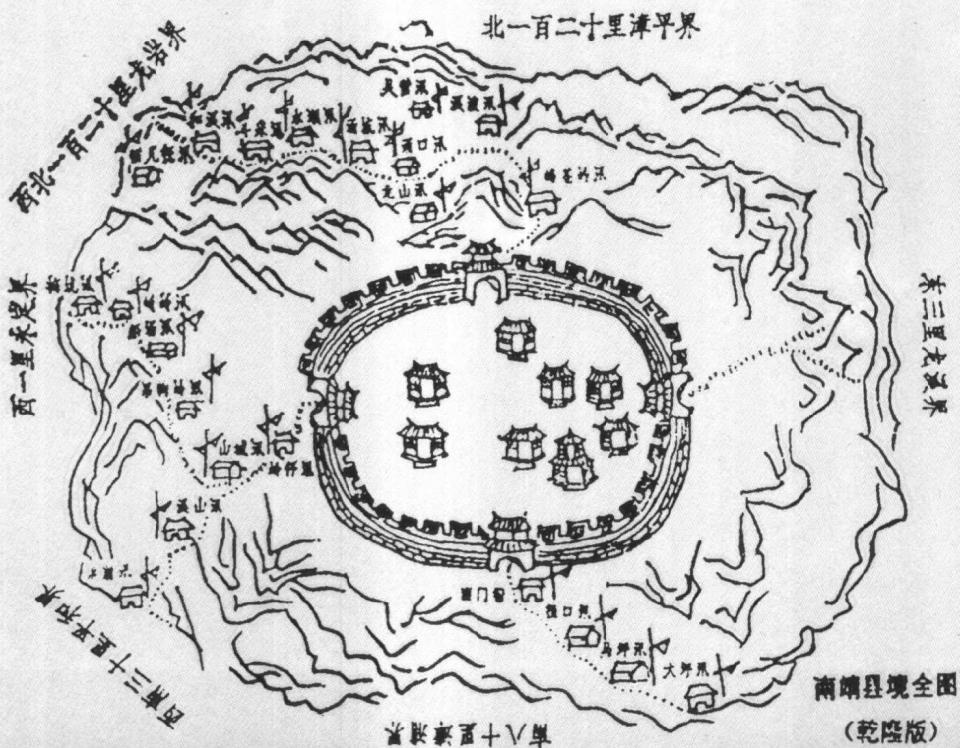
由于偏处东南边陲，宋时的中原大战对闽地的影响很小，相反，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吸引了中原的大量人才，两宋时期的福建地区经济和文化事业都获得长足的发展。此时的漳州，经济和文化都非常活跃，充分发挥了沿海和内陆间的桥梁作用，成为名士和商贾的云集之地。当时著名的大学者蔡襄就曾任漳州军事判官。大思想家朱熹，在宋绍熙年间也曾任漳州知州。他们对漳州地区文化的发展与传播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海滨邹鲁”的美誉从此播扬开来。

然而进入元代以后，由于统治者实行严酷的民族压迫政策，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怨声迭起，反抗不断。本来两宋时已平稳发展的原“蛮獠”少数民族地区，此时大小起义此伏彼起。公元1279年，汀州、漳州（汀州紧邻漳州的西北面）一带以廖得胜为首的抗元义军兴起。三个月后陈大举又在漳州起义，并退守畲族地区，与畲族义军一起固守畲族山寨八十余处。同年十月畲族义军邱大老又进攻漳州城。漳州各地起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汀州、漳州之间的南

[1] 《漳州简史》（初稿）陈再成主编，华安印刷厂承印，1986年
12月



◎南靖县图



◎南靖县全境图

胜（今南靖县）一带山高林密，河谷纵横，农民军占山固守，官军毫无办法。清光绪《南靖县志》记载：为镇压农民起义，元朝于至治二年（1322年）建南胜县，辖今南靖、平和两县及漳浦县部分地域。到至正十六年（1356年），因旧县村地僻多瘴，县治又迁至双溪口之北兰陵（今靖城镇），又把南胜县改名为南靖县，以兆吉祥。

南靖县的设置使漳州西部内陆又多了一道屏障，加强了漳州通往平和、永定要冲的防线。明清时期，封建统治者接受历史教训，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解放生产力的措施，废除多种苛捐杂税，鼓励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贸，漳州的经济、文化发展又走上了全面繁荣的道路。南靖做为漳州内陆山区的小县，这时在保境安民，建设家园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明初，我国东南沿海就常有倭寇、红夷（荷兰人）的不断入侵劫掠，明代中后期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倭寇借着沿海平原无险可依的条件，分别于明嘉靖三十八年、四十一年疯狂入侵。他们从厦门、漳州平原一直打到南靖县内。并企图冲过南靖这道屏障，进一步占领内陆地区。在南靖这块丘陵山区内，官军和倭寇展开了相持数年的殊死战斗，在当地人民积极支持下，最终将倭寇全部歼灭，确保了漳州及福建内陆地区的安宁和社会经济发展。

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南靖县凭借险峻的地理条件，成为闽西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根据地的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靖县多次变动境域，直到1990年以后，县境再无变动。

三 南靖的闽南人和客家人

南靖县在漳州的西部，是漳州沿海地区和内陆往来的桥梁。从秦代到唐代，中原地区战乱频繁，人民的生活极度困苦，为了躲避战祸，大量中原人士先后自北方一批批的迁入闽中。东汉末三国时江南孙吴在动乱中崛起，为增强自己的实力，先

